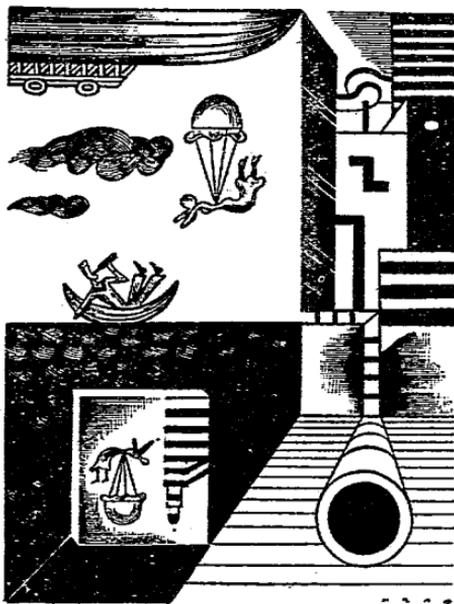


878
47

新詩庫第一集第八種

侯汝華著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848
907

海 上 謠

著 華 汝 候



海 上

行 發 司 公 書 圖 代 時

848
907

海上謠目次

海上謠

海上謠

憔悴的眼

水手

月光曲

旅行

少女

夏夜

長春籐

潮

春天裏的秋夜

湖上

夏季的夢

窗

蛋女

咖啡店的女侍

謠曲

丁香

更夫

傍晚

迷人的夜

迷人的夜

單峯駝

黃昏的洞橋

長相憶

幽悶的戀

河上

五月的傷感

某夫人的憂鬱

冬之旅

秋

眼 夜

冬之寂寞

山谷

夢殘破了

在音樂院

村午

燈

南方的夏

被棄之後

海上謠

海上謠

風來海上，

雲來海上，

人家屋頂的炊煙
也來海上。

夕照的七稜色

渲染着躑躅在街上的

少年的肩，海的

戀情便開着美麗的榴花。



海水有一顆苦的心，
鮫人將以為投贈
友好的禮物而海
便為夢的搖床了。

繁星的海——

閃耀的燈的廳，

水手的酒場浮在

沈醉的春天的晚上。

風來海上，

雲來海上，
舞女們的笑意
也來海上，

憔悴的眼

一夜的秋風，吹起

二十二年的疲乏，

老了天上的星，

雲亦迷途於眼峽中了。

當年的消息，

夢中的小徑，

憶戀的骸，

在迢迢的煙與酒的草場：

然而消息腐朽了，

小徑也荒蕪了，
月亮們的陰鬱的天，
我看見大海洋的光的死。

水手

桅支上旋轉着

七色的明耀，

青青的海面

白色的帆遠了，

許多人的夢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但沒有一個人

知道你心中的海。

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藤，

挨過了嚴厲的秋天

可還是一樣的凝綠？

而你的眼睛却永遠凋謝了。

當薄暮的黃光

被天外的風吹動時，

你可曾感到那一年

在南中國嗅過的橙花香？

待到夜色垂落了，

星子跟燈塔的秋波

參雜着一個肺病女

歌在城頭的古調，

而你的多年的劫運

又浮上黑影在記憶裏，

爲的是海已幽黯

你却離家鄉的果樹園更遠了。

月光曲

月亮們的眼睛
是懂得最多愛情的。

蛾翼的夜，
你睡了，

靜默的少女

你的胸是山和水的雍容的。

淡淡的夢

在微風的呼吸裏

吹散着，

於是，青年們也都睡了。

露珠的光

給松的針和線縫在一起，

靜默的少女

你有星子的心。

月亮們的眼睛

是懂得最多愛情的。

旅行

不要怕沙漠的風，
我們旅行向西北去。

許多人是到南方去的，

但南方是一罇陳酒

漸漸地浮上醋味了，——
那豐富的荔支。

西北方也有佳釀的，

那是沙磧上生長的沙棗。

最後你便飲着又想着南方，

土耳其的夢會來拜會你的心的。

另外一個人却將爲你

眼底的家而沈默，

於是我們又都在

燦爛而芳香的春天了。

不要怕沙漠的風，

我們旅行向西北去。

少女

少女的癡想

是玻璃窗板上的黃昏

俄頃，更將悲慘的

無法可以收拾，

誰去亮了一盞燈

也照在玻璃窗子上

而多年的板畫

却有可怕的訕嘲了

少女的癡想呢

門外有許多不可見的眼淚。

夏 夜

夏夜的風

是浪子的心，

扣着家家的窗子

而窗子便洞開着了，

錦幔已被忘記，

一個少女的心

却使星子在天遠懷遠了。

枕是夢的酒場，

草原上却有燈子升沈的，

少女的心很是驚悸，

許是燈會多事的跟人閒談，

而今夜的月色却使

每個少年人都很熟悉的了。

長春籐

你的眼睛裏

長着一根濃郁的長春籐

牠開了花又結了果

千萬顆寶石的顏色，

一個客人

凝望着一杯酒裏

又浮上你的眼睛。

萊茵河面的淡雲

因酒捲舒在我的心上，
載着一顆星
和一朶薔薇，
我的眼睛裏
也有長春籐的蔓延了。

潮

人們都說

潮從遠方

帶回來了落日的青春。

港汊如少女的胸，

艇夫認真的

希望楓樹槳上

開一支馥郁的花。

而他的妻在家裏
却一天天的瘦損，
因為她不能從水裏
撈起夢的遺骸了。

她的眼中的海，
是古舊的牧場，
却已沒有小綿羊，
縱然吹起嘹亮的笛子。

人們都說
潮從遠方

帶回來了落日的青春。

春天裏的秋夜

神祕的翅拍在湖面，

有白練的光和靜止後的節奏，

漆白的病院子裏閃着一盞燈，

北斗星很關心的

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朋友。

在疏柳如睡的垂條下，

有不幸的人的步履嗎？

一息息的聲音

揚起來時却又消逝了，
草根上的小昆蟲在向空凝眸。

湖上

月夜的湖水，

是新鮮的夢的家；

當我們的槳舉起時，

艇子有天使的環珮啊。

你羞澀的少女，

跟我到水中的小島去吧，

市聲是不適宜於你的，

我爲你徧造藤羅的屋子。

那裏有許多山，

但我將走着

爲你尋覓

只有你懂得的野果。

你會因此而更肥美些——

因爲你的心中

永久地有了月夜的湖水，

你可以養尾金魚了。

月夜的湖水，

是新鮮的夢的家；

當我們的漿舉起時，
艇子有天使的環珮啊。

夏季的夢

夏季的草原，
豐富着幸福的氣息，
今天我有炫燁的夢，
而小姑娘却都午睡了。

我移步於濃陰之下，
跟賣西瓜的老婦閒談，
涼風把我吹墜於另一個夢中，
心與天一樣的遼廓。

窗

金髮的小姑娘，
站在窗口，
窗子上，綴飾着
夕照的薔薇。
過街的少年們
都有發光的眼睛的，
望着窗子
揚起晚風的祈禱。

懂得燕支的人，

履聲響在紫色的幽光裏，

月亮們的手臂張着

又想摟抱他了。

金髮的小姑娘，

站在窗口，

啞默的，仰望着

繁星的夢的天。

蛋 女

夕照的河的天。

蛋女的心上流過

青年人的樹脂。

珠江上游的荔支

在她的眼睛裏紅熟了，

日久了，

却成了許多醉漢的家。

臉的愛情的光，
抹煞了第一戀的差澀。
河的夕照的天。

她懂得很清楚：

艇子裏充滿着薔薇，

青年人的樹脂

流過她的心上。

咖啡店的女侍

咖啡店的女侍，

爲什麼

老想着家鄉的馬鈴薯？

她有一顆咖啡的心。

憂鬱的咖啡涅

消溶於水綠色的燈下。

忘記了窗外的天。

只有一枝憔悴的曼陀羅，
在她的眼睛的草場。

男子們都不要

曼陀羅和咖啡的心的。

她抱着空虛的春天。

家鄉的馬鈴薯

在她的心中生長着。

她忘記了窗外的天。

謠 曲

窗門洞開着的時候，

你的心是一幅輕紗了；

正當飄動的第一次，

靈魂便開始着了顏色。

日子踏着磨不損的鞋，

飄動的影跟牠的步履

是有音樂風的舞姿的，

却成了待整理的史料。

你原始人的青春，

終久會爲一個男子而啞默的；

可是，過街的少年正望着你的窗，

而你的輕紗不能不第二次的飄動了。

丁香

頹敗的籬，

和枯花的丁香。

秋的憂鬱的廳。

秋的憂鬱的廳，

新孀的少婦的眼，

睡着丁香的

天。

西風的蘆笛，
吹出夢的屍體。

頹敗的籬，
和枯花的丁香。

一顆淚是秋的廳的燈。

更夫

屬於椰子的夜，
一個老年的更夫，
欲喚起少年的熱
和白晝的天。

無燈的一家大門裏，
失職的犬睡了。

想起了往昔的日子，

輕輕地感到一點溫柔，

一雙啞了的芒鞋

却踏進更幽黯的小巷了。

所經過的都是枯花的路，
從沒有散步那麼的心情，
不要向天上的星，

（多了或少了一顆）

隱隱的聽見一陣嗚咽。

傍晚

隣家的炊烟

漾入我的窗子了，

牽繫着我的懷念的

是埃及豔屍般的夢呢。

家釀的蜂蜜陳酸了，

而新上市的鮮菓

却在我的心中，

鄰家的少女雖然是憂鬱的。

七月

葡萄籐與老蔓作百味賽，

在將圯的牆頭，在綠黑的樹梢。

在古老的木橋邊，

肺病女反復地歌唱我們的七月。

七月的顏色是鮮紅的，

鮮紅的顏色浸在南海裏，

勝過舌尖的荔枝是會發酵的，

可以陶醉灰的伽藍。

這裏會有瘦損的少年人，
因為嗅了荔支的香味而康健，
我的生命在七月的南海裏，
浮上了荔支的夢了！

迷人的夜

迷人的夜

月在空中，

月在水中，

紫洞艇，

載着正熟的葡萄味。

月在空中，

月在水中，

艇家女的漿，

輕撥着欲醉的柔夢。

唔，爲什麼老是沉默着呢？

可是有怨抑傷了你的心？

你的眼爲什麼不看我呢？

可是着了妖人的迷？

你的脣吻間曾經流迸戀曲，

那像黃蜂嗡嗡於林檎樹下的呀；

你的眼曾經閃滴過光耀，

那像蜜露溜下繡綠菊的呀。

現在，爲什麼沈默而又不看我呢？

說呀，不要待夢墜了！

像這樣的夜，

溫柔的夜，

我正要看你馥郁的眼，
聽你馥郁的話。

月在空中，

月在水中，

艇家女的漿，

輕撥着欲醉的柔夢。

單峯駝

單峯駝走過戈壁，

孤寐者，請步足跡而前來，

我有一閱過綠洲之奇麗，

爲你遠行者洗塵。

我的笛曲雖已殘破，

猶能迴奏悅耳之音，

有人嫌爲陳腐的節調，

於你都如晨興的新鮮。

罌粟，山茶，爲何而紅？

野葡萄，玫瑰，爲何而覆郁？

讓這血豔的芬芳，

溫慰你生命的頹敗。

沈默吧，不要讓聲音

刺破你的華夢，

而恢復你冷硬之昔年，

使人感着如明月的悲慘。

莫謂旅路之遼長，

明天或有無邊的霧和煙雲，
請步單峽之後塵，
用希望矯健你的兩腿。

黃昏的洞橋

傳染病性的黃昏，

連川上也帶五分悵鬱了；

沙汀上，馥郁的白鷗

該已屢欲反胃了吧？

船是急猝地馳過去的；

橋洞過去的那邊，

夢的蒼蕾渴望綻開了。

沒有光也沒有喜悅的心，
大概希望肅穆的夜的
在更深，在洞橋那邊，
有舌尖開花的少女之歌嗎？

長相憶

太陽只是一個鈍澀的眼睛，
濃烈的戀從他的口中進了肥，
在牧人的吹笛裏，
黯淡的日子是更加沉鬱的。

一疋如綾的珠之流，
該被桅杆織成衰敗的面網吧，
則縱然來一陣春天雨，
又怎能洗盡相思葉上的黃昏？

幽悶的戀

舊調子的風鈴子——

在沈迷的晚禱聲中，

我可以對靜恬的果樹園

悵然投訴幽悶的戀麼？

穿雲塔的薦羅的破袍，

是老紳士的窮途的悲哀，

則我幽悶的戀和長成的戀，

漸如九月的塞外草了。

而未來的歲月，

是可怕的風沙之日，

永遠地飄在白了的髮梢，

夢便楓葉似的紅而且墜了。

於是幽悶的戀亦是舊調子，

沈沒於心的波濤之間，

雖然有濃綠的果樹園，

我也只好抱着少女的默默了。

河上

斷橋上沒有騷子的足跡，
獨木舟的桅杆折了，

河水流着老年人的喟嘆，

夕陽所炫耀的

可是一個人的血的陳腐的心？

老鷹翱翔着，

沙汀上矚臥着的金線魚，

彷彿尚有所依恃，

黃昏的一片葉，

搖墜在旅人的心上了。

朝空的低唱，

何嘗帶點散步的心情，

我不敢指天末的雲

說一聲

『那便是歌聲的故里。』

五月的傷感

愛情已經結繭了，

幾時才能聽見蛹裏甦生海之歌呢？

終日在桑葉上尋夢的少女，
是不會知道青春的棉位的。

殘落的煙浮漾着病了的雨，
貝珠的媚眼閉着。

從南非洲歸來的夢，

已迷途於印度洋上的黃昏了。

蔓延着一天天的繫念，

憂鬱成了搖不響的破鈴啊！

某夫人的憂鬱

某夫人的青春的憂鬱，

是南海黃昏里的

沒有彩色的虹，

也沒有的燦的星子哪。

遠行人的心，

是浮在浪沫之央的；

在某夫人的憂鬱裏，

有遙遠的夢之嗅咻嗎？

桅杆迷着一朵雲，

是沒有經過良好的渲染的，

在天的療疾裏

紫戀的巢亦傾了。

溫情的白鷗是寂寥的，

儘振翅也翻不出一片霞，

曳着某夫人的憂鬱，

更沒有一縷熱帶的季候在頭上。

冬之旅

融化了的石灰，

天的顏色帶着旅人的疲乏，
這一期的季候又將轉身了，
寒冷的感喟充耳不聞。

北風不許楓葉戴紅帽子，

板臉作嚴厲的責詈，

江干的寂寞的窗子，

有戀人的綺貌旋轉嗎？

送殯的不祥的行列，

樹林的枯枝參差，

何嘗有一縷少女的冥想，

飄來秋天般蔚藍的眼色？

燕子三月的小唱，

被死灰的霧蒙裹着，

漁人的網可以撈取鮫人之珠，

而我的記憶却溜走了百合的氣息。

秋

一具死了七天的屍
浮在水面，
風把籬笆的沈默
吹到湖的歌聲裏，
紅在楓葉上的
是殭在夜航船里的夢，
你不要仰視
冬青樹上的明空，
松針縫不就的雲

像蝙蝠的太息了。

眼

當你的眼斜射在

小弧形上，像一盞美麗的燈，

我靜靜地無根雲一樣

散步在暗的阡陌上，

影子不會迷失在你的手裏。

我的前面時常有你的燈，

昏黑已是路旁的餓孳了，

我在沈酣的夢裏

默喚着你星子一樣的名字。

夜

黑雲的廳堂閃着燈。

一個人吸着捲煙

等待晨光的影子——

春天渲染平原

作入時的裝飾繪，

也想分一點新鮮的感覺

給海灘上的枯魚。

我有一個歷史的畫瓶，

是準備留養三月的小唱的。

冬之寂寞

冬之寂寞

煊染着雁來紅，

死亡的慘厄

便隨掌大的梧葉

而闌珊闖入夢寐之中。

遼遠的山谷

失去了原始人的呼嘯，

啄木鳥的斧伐

喚起了五千年前的淚潮，

北風便揚着十萬的波濤
而爬上松葉的針尖了。

則在月明之夜

狐兔閃眼以窺人，

將亦有野鬼對空太息嗎？

山谷

沒有一片青葉的樹，

亂山的深谷裏

羊腸的小徑上

有寂寞的吁嘆——

許是前宵的夢

迷途了，

勒不住的傷心淚

悽顫在喉頭。

汪濊的一片舊情中

敌人的消息淪亡了

安得一點是火以肝胆相照呢？

夢殘破了

夏之末，

蟬的聲音低了個音符，

像午夜的呼吸無力；

又像牧羊人之破笛

在風中迴蕩着殘寂的微響，

於漠漠的荒野中無所裨益。

我的情緒正與季候相諧和，

從枯燥的爐火之旁

步向棕櫚之陰

探找七月的西藏高原的季候。

本葉次第頹黃，

類似時間的塵壘裏殞埋的傷者之血，

迷於往昔的心靈

毫無感念的迴復於記憶。

彷彿歲月的行程全是虛妄，

在正午的陽光與抽吸的煙捲上

猶有五十日以前的情調洋溢。

火熱的夢殘破了，

火熱的生命永存着，

嚴冬的料峭又何嘗不是無用呢？

便是一瞬即逝的幸福
也保持了永恆的始末。

在音樂院

這低抑而式徽的

長音階的樂音，

如灰色的眼

搜尋着了頹敗的希望，

新鮮的幸福之色澤

顫閃於記憶的絃絲，

聽者的神經被強烈地催眠了，

用點首以代替淺簿贊嘆之拍手，

靈魂如罪惡洗盡了之雨後長街

怡悅地躺臥於更深無人之城市

嘴唇如緊闔的墓門，

眼睛如午夜懼怯的燈火。

守候人間的尤怨與哀愁

遂被放逐於遺忘的流刑中，

如敵艦之毫無顧惜。

我以這諧和的樂音

作精巧的桃葉渡，

載疲倦與嫌厭的生命

而越彼險惡的波峯。

村 午

馱着燕麥的驢子

緩慢地踱過木長橋，

磨坊的輪子上

青苔被炫燁的七色調戲着，

老主人懷着雲一樣的空夢，

垂死的青春又浮上眼睛了。

雄雞飛過了短籬，

黃紅紫的尾巴怔在夢裏，

寂寞的硬骨艸有春天的心

嫣然的穿過正晌，

我的衰頹的微笑

便像秋天裏的花朵了。

燈

挨着長夜的燈，

經過永恆的疲倦

而凶年麥穗那麼的憔悴了。

岩燕誤飲了黃昏的毒耽

再沒有影子舞在燈前，

只留下一縷憶戀

在啞默間迴旋着

生命是沒有笑意的完結了。

稀疏的雨聲

像病蜻蜓的呼吸，

憔悴的燈的夢

已經是一抹霧跟一抹淚影了。

無家歸的長行人

發怔在傘子下

欲和燈作臨終的吻。

天空上

沒有夜的影子，

點點的白帆船航行着

人們會呼着海啊海啊

而剛入港的小汽船却嘆息了。

一盞燈亮着

但果寂寞的又有愁緒的

沒有希望的顏色

街上也沒有少年人的步履，

疏疏的雨落在街上

街上亦有燈的夢的萎頓了。

而我却多情的担心着

明朝的尋夢者來到這裏

也只有惆悵的懷古了。

燈是風塵中過時的少年人，

沈默的而又忡怔的

在街的中央對着紅鬆的窗子，
熟悉的夢寐

終不向牠作最末次的招手，
長夜遙念着岩燕的小唱，
到黎明，心中更沒有一點熱，

——長行人該斂跡了。

南方的夏

雲厭倦了茶色的舞，

撥了一缸墨去描繪河山，

終於又中途拋轍

而沈湎於狂驟的音樂了。

坐在明窗下的凝眸

是幸福的，幸福地

挨過了寂寞的長晝

燥暴的蟬聲也默然入夢了。

讓晚市的叫賣聲

浮上來時清脆一半，

則煤油燈映着青瓜，

更有南國六月的風情了。

被棄之後

被棄之後

是永遠沒有憤怒的

像經過了熱情的季候

而又經過了蒼白的秋天

漸漸地啞默了。

元宵花市的繁燈

跟烘人青春的唇脂

都過去了

像行脚僧的眼睛裏那麼的。

縱使深山裏也有紛披的紅葉

喧鬧若春天，

而冷凜的心却只有忍耐了。

綠了又褪蕩的苔蘚

也漸漸地失掉幸福的心情了，

薄暮的景色害了牠

月光爬上玻璃窗板上，

夜深了

夢永遠的站在

肉眼不可及的天邊，

而牠也是沒有笑容的
古老的牌坊一樣
在風摧雨蝕中
過了牠的繁盛的年代。



版 權 所 有

新詩庫第一集第八種

海 上 謠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侯 汝 華 著

上海四馬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中市三百號

